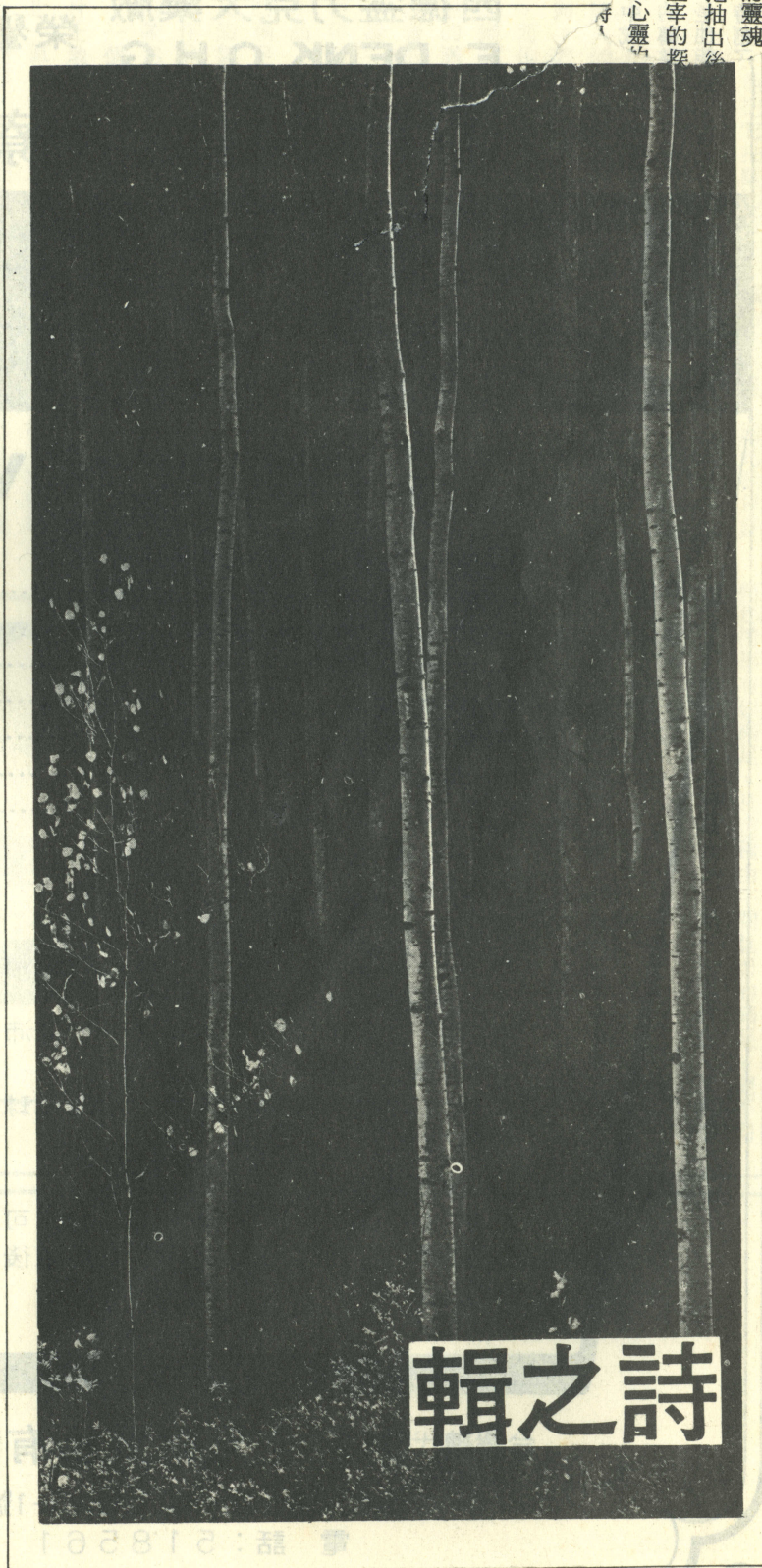


這  
的靈魂  
把抽出後  
主宰的探  
於心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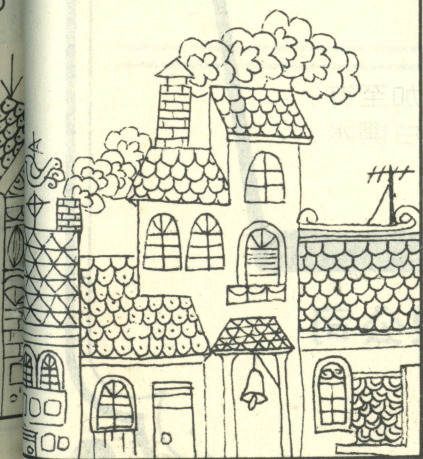
輯之詩

一九七四年

有人說是患氣喘的年紀  
有人說是太怪誕的四季

張開雙眼一九七四年  
所向處皆披靡

樸虹



人類在物價上漲中打滾

不同待遇的奇蹟

以往買得醉的酒現在祇能喝到半醉

乍見將熄的中東狼煙依就為餘燼

石油炸開的世界已沸騰

一九七四年無罪呵

人類在喧嘩的市井間扮演鬧劇時

四季的陽光依然溫暖嚟口

一九七四年之開口似一尊巨礮

神話地轟炸宇宙每個角落

太空的人生將有豪華的喜怒哀樂 而

脚步沈重的壓力

區區棲止於祇有冬日的族類

有人說是患氣喘的年紀

有人說是太怪誕的四季

請牽我手——給 Chris 樸虹

以你的真摯

請牽我手

走過循環不已的四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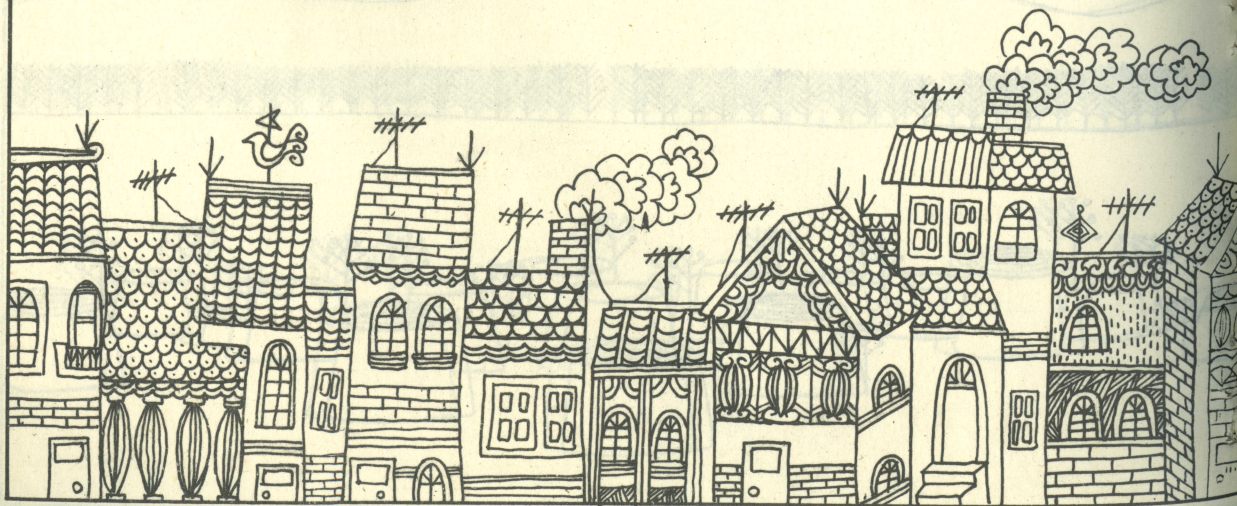
以你欲駐足的感性

請牽我手烙烙得深深

走在我心上

曾經開朗過

是偶然的相悅也好



把生命中某些永不再來的悄悄埋葬也好

我已把愛情的輪廓分明畫出

請牽我手 永遠

走在我亮麗的視野

以你渴望的依附傳遞

請牽我手 咫尺重疊

走在我們豁達的生命裏

以你的真摯

請牽我手

走過循環不已的四季

### 傲岸

沿著一股氾溢的鐘鳴

血泊中

你被盪成一葉插翼的賽舟

險灘撞你

斷崖踢你

抓住浪花比逆水難

就順流而下打撈沈底的姓氏吧

而下游總是拒絕清澈的回音

舵

在上游喊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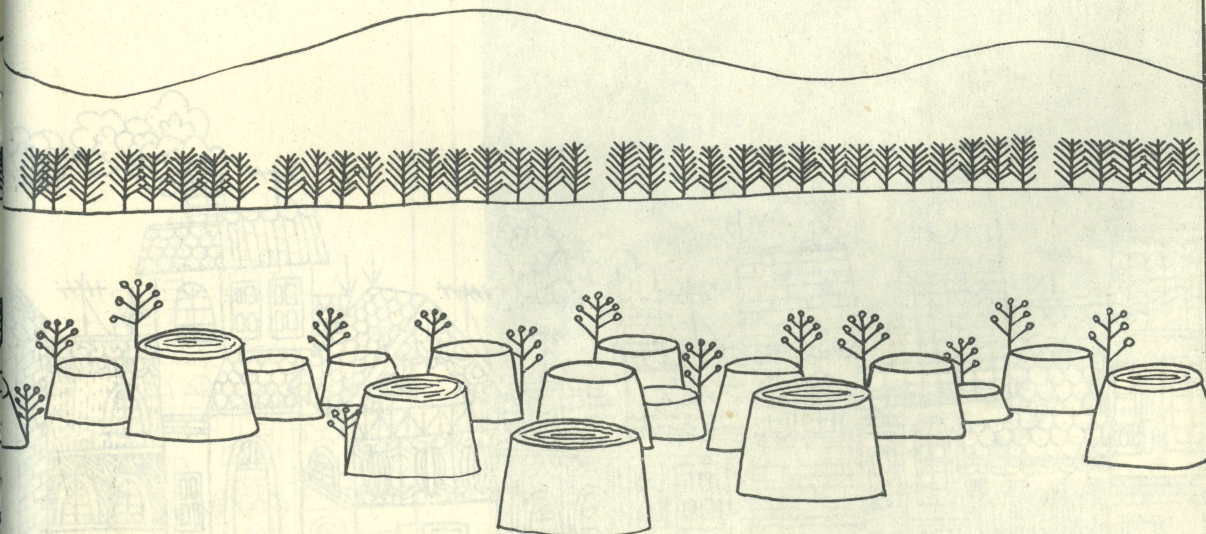
醒來的冽泉

不斷地哭泣

當你從夏季取走最後一朵玫瑰

回首

郭必盛



兩岸已長滿冷松

### 初渡

郭必盛

才踏落夕陽猶豫的影子  
你的淚便把春季釀成一縷濃重的山色  
然後 是一絲一絲叢林中獵人的沈着  
只爲捕捉那片被啄木鳥啣走的信仰  
槍口總是朝著天真的禱告

### 祭日那天

血從午夜流到早晨  
漩渦中自己的臉  
一如覆舟 朝著江底下沈  
而石苔下 無告地昇起  
一串美麗而悲哀的珊瑚

曾是一枚孤獨的門環守著長廊的回響

長廊通向初渡的關卡

通向濃重的山色

踱步到十月盡頭 你該會憶起

你是一支塞外淒楚的牧歌

當禱告射落一陣雁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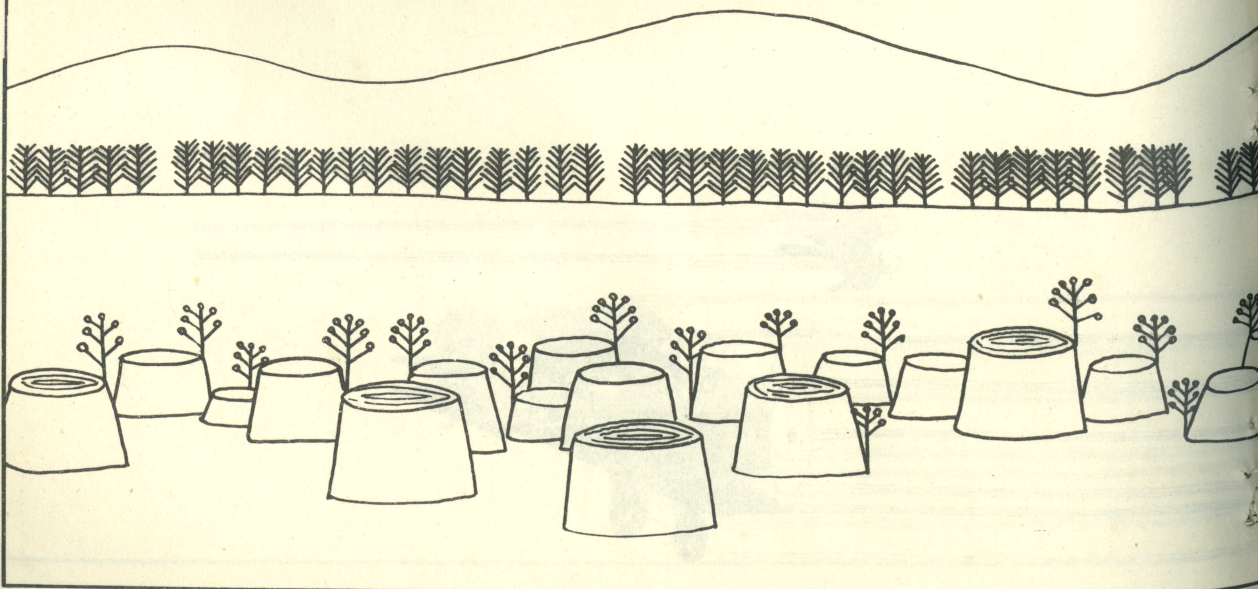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影子將

化作一聲牧師懇切的叮嚀

### 影子

許茂昌

敢站起來的  
都有影子  
都有勇敢的  
生命的投射



面向陽光者  
陰影就落在後面

### 星之小城

許茂昌

開窗檢流星的日子已很遠了  
銀河和城牆交叉成傾訴  
有美麗斜度的銀河  
如子夜飄不下的雪花

貓的脚步踏醒一顆星星  
夜已深了  
深了

深在啼鷄的唇尖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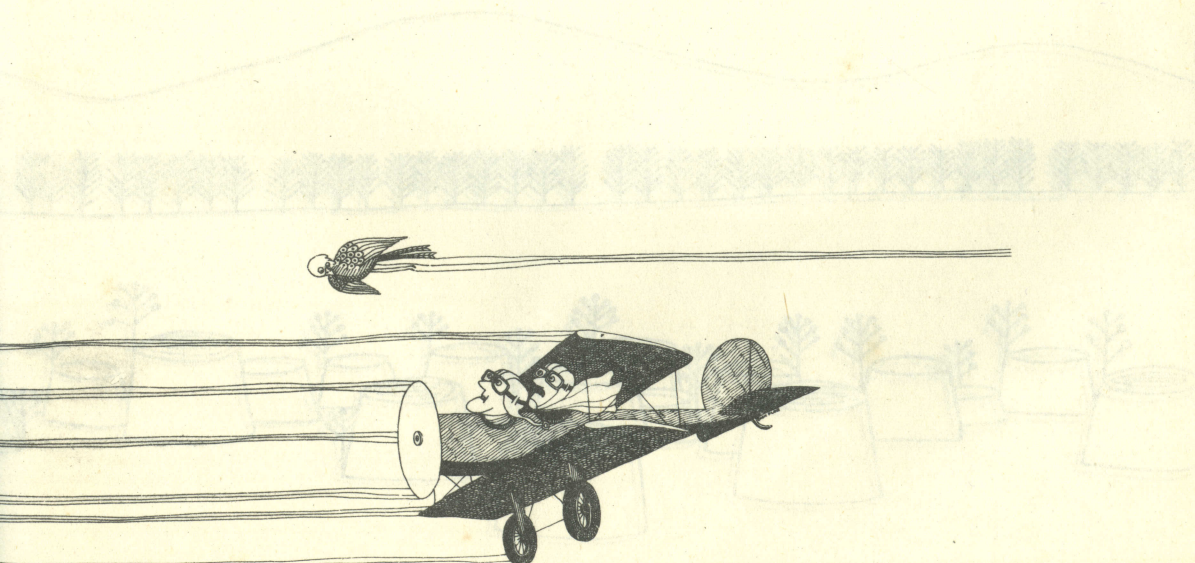
### 瀑布

許茂昌

說我是斷腳的湖泊  
流著血找尋旅棧  
將傷痕一路播向岩石  
說我是沒有年齡的蠶絲一捲  
將語言揉成歌  
歌舖成單行道  
說我總把狩獵季帶在身上  
說我沒有回憶  
只說一個名字

說我的血去漂泊  
去流出風景風景風景風景

風景  
風景  
風景



### 風箏

一根細細的線便網住童年  
那紙鳶從指間躍出  
去讀日落，聽風聲  
和捕藍藍的盼望

風景  
風景  
風景

而盼望太重

風箏斷了

回憶斷了

童年斷了

### 飄泊

每一條路都被踏成鄉愁

卽把腳印都找回

怎麼拚也拼不出

自己

我的墓碑會寫上：

「這是一朵雲

埋於一九九〇年」

### 考之前

啊 這麼多巷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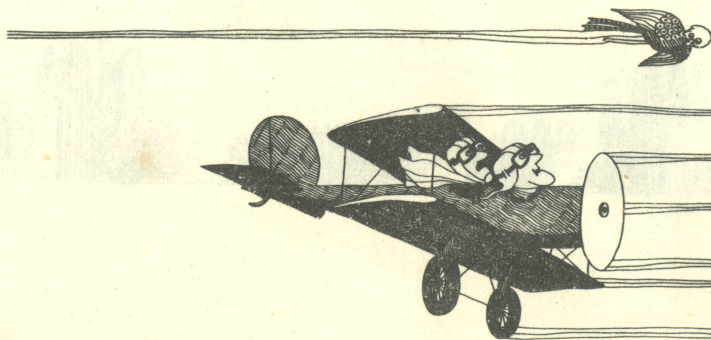
這麼多無窗可眺的牆

漠然築起於四壁蕩然的空間

### 許茂昌

### 許茂昌

### 舒笛



許多舶來底圖騰 紛紛  
不可愛地被砌成駭人的那種麻臉

我是一隻被緝捕的

飢餓的  
人

數著那密密那麻麻的

臉一般的牆

閉著眼想成一塊塊沾著芝麻的

餅

咬

下

去.....

## 西部二首

舒笛

### 騎兵隊

他們是一隊穿着整齊的戍卒

在邊境

他們的家就是

方方的

木列的

城堡

像一口懷鄉的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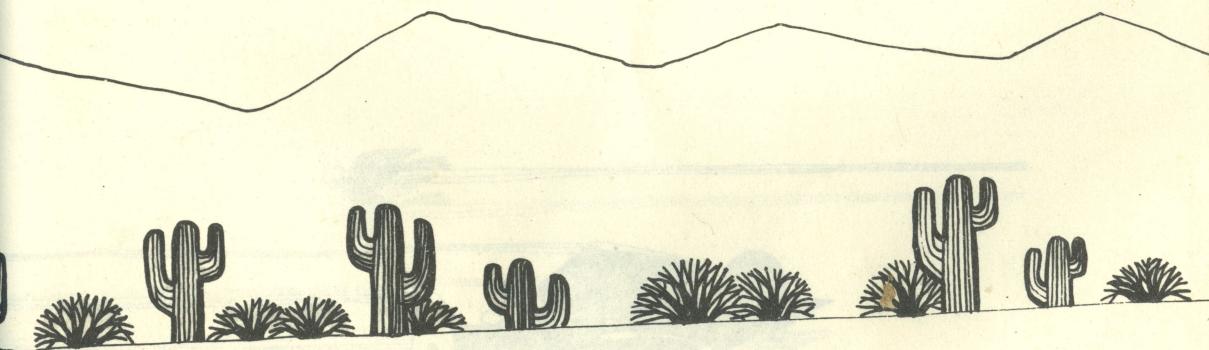
使每一朵路過汲水的雲黯然辭去

僅僅是等待也有好些種的方式——

他們操練 或者

擦槍 或者

口角



而突然號角鳴起  
他們列隊急急奔往  
歸堡時殿後的兵士  
總遞換成另一種夭折的坐姿  
伴著前面羅列的倦然臉色  
無語

據說那年

最後的一位酋長棄山投降後  
所有的戍卒也跟著棄堡出走了

### 印地安

可憐的子民

永遠一付訕訕而紅的膚色

他們 不被稱做人

他們 是不被保護的

行將滅種的獸族

哀哀地在平原與峻嶺逃避獵人的刺捕

天際崩散

哦 印地安

血潰之後

你底亡魂擁擠在荒野

坐看那些相同的殺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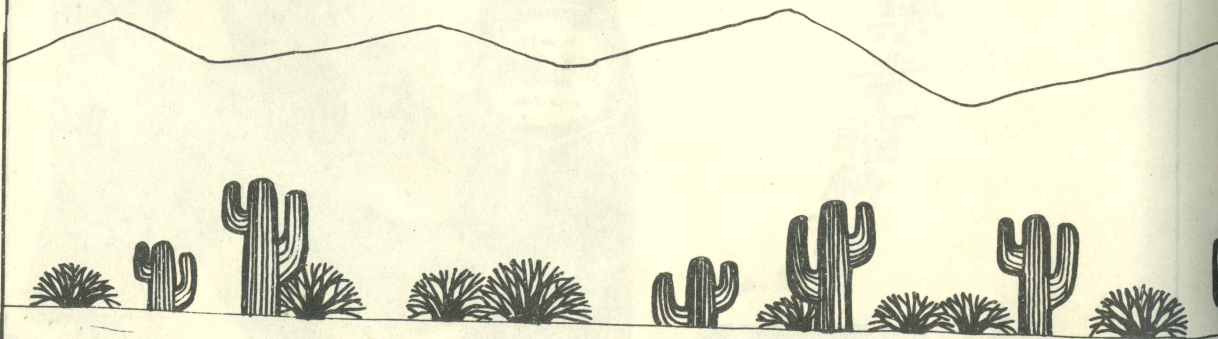
倒下的屍體

風蝕鳥啄後的白骨

然後 印地安

你就怒啦

山巔島巔升起煙信





鼓噪底戰鼓進行頭皮的移植

可憐的白人

通過這一道隘口之後

另一道隘口呢

### 唐·吉訶德

劉英山

——「夢幻騎士」觀後感

翻身上馬

唱着歌

將我的長矛指向天外的一顆星

到了城堡

唱着歌

將我的心獻給桃仙娜

儘管我的盔甲只是一堆破銅爛鐵

這戰是非打不可的

儘管那星是如此遙遠不可期

在我的眼中永遠有他的光亮閃耀

我虔誠的跪下

將我的兩手攤開

希冀 有一線天光在我的身上灑落

我曾在現實的明鏡裏

扮演一可笑的小丑

但當我的歌在桃仙娜的口中唱出

我——唐吉訶德

又將翻身上馬

以我的長槍指向那永恒之星

直至 我死